

梯,不时停下来喘一口气,口渴了就喝坑道渗出来的水,这样艰难地一直走到地面或矿顶,卸下煤块。这就是“负重工”的劳动过程。廉价的女煤工,就象牲口一样地为矿主干活,她们日复一日不停地背煤,下班回家时累得动也动不了。已婚女工们在一天工作十几小时、工资收入低微、子女成群,居处拥挤肮脏……的条件下,担当家庭和社会双重角色,其艰难和苦楚是不言而喻的。

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妇女进入工厂工作,在人格道德方面受尽了侮辱。“工厂中的14岁到20岁的青年女工有四分之三已经丧失了童贞。”因为工厂奴隶制和任何别的奴隶制一样须把初夜权给予主人。工厂主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,解雇的威胁足以摧毁女孩子的反抗。此外,在工业发达的城市如曼彻斯特、利物浦、彭德顿等地,工人收入低微,居住十分拥挤,往往几家人挤在一间屋里。工厂女工一旦失业,就被迫卖淫,性道德的败坏随之而产生的是非法生育率的增长。据统计,在1824至1826年,曼彻斯特的非法生育平均比例大约是所有生育的1/12。

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所造就的近代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妇女,尽管像皮尔夫人那样成为丈夫不可缺少的助手、理财者,承担了社会角色的部分职责,但她们与劳动阶级妇女不同,只是充当了私人事物的料理者,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。她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成为依赖丈夫和家庭的寄生者,始终无法步入社会角色之中。在中等阶级家庭中,丈夫必定是有收入的人,能担负赡养家庭之责,这就使丈夫占居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规定的统治地位。正如恩格斯所说,“在家庭中,丈夫是资产者,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。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资产阶级妇女虽可凭借其太太、小姐的主人地位,对无产阶级、对家庭女佣,对劳动阶级妇女进行剥削、奴役,但她们自己却也逃脱不了受本阶级男子、自己的丈夫统治的命运。她们生活条件优越,并依仗其优越的经济地位获得了文化素养上的优势,但却往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,成为丈夫的附属品、生儿育女的工具。资产阶级家庭是建立在资本上面,建筑在私人发财之上的,“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,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”。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妻子只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,为了把财富永远保持下去,必须传给自己的子女,所以,要求妻子永远忠实于自己的丈夫,为丈夫养儿育女,以便永保家族的财富和所谓的荣誉,这就要妻子方面严守一夫一妻制。然而对于丈夫来说,公开的、秘密的多偶制却比比皆是。卖淫的盛行正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事实的存在。除此之外,资产阶级妇女在教育权上长期未获男女平等,参政方面则更是长期处于无权地位,时至今日,资产阶级国家的妇女还在为争取更多的权利而开展女权运动。所以,机器大生产的确立,虽然给妇女开辟了一条参加社会生产、从家庭角色走上社会角色的途径,但说到底,那只是对无产阶级妇女而言的。机器大生产的确立,科学技术的发展,必然为女性投身于社会生产劳动创造客观的物质前提,但是,在资本主义制度下,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着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,需要廉价劳动力,妇女和儿童必然成为其榨取的对象。所以,虽然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妇女解放的曙光,但是,在资本主义社会里,妇女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,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妇女。

《禹贡》与地名

关剑平

地名是特定地区地理特征的语言文字符号。地理特征则是甲地与乙地相区别的重要标志,

也可称为地方标志。地名就是通过地理特征(即地方标志)表现出地方差异。当人们在为他们生活或经过的地区选择地名时,通过对周围地理特征的比较、筛选和概括,最终选中了认识这一地区的坐标点,也就是地方标志作为地名。尽管地名数以万计,但是提供选择的地方标志无外以下三种:自然景观,人文景观和人们对于自然、社会及自身的认识或愿望,即人类的意向。

《尚书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文献之一,《尚书》中的《禹贡》,“是中国古代最富于科学性的地理记载,它是以求征为目的而用了分区的方法来说明各区的地理情况的。”顾颉刚先生把它的写作时代定在战国时期。《禹贡》中所反映的地理情况绝大多数早于战国,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战国以前中国地理的一次总结,是对当时地理学古籍的一次整理。下面,让我们来看看这篇“最富于科学性的地理记载”中的地名有何特征。

先来看九州的命名。

扬州:“扬,蒲柳也。”段玉裁注曰:“按蒲盖本作浦。浦,水濒也。……古假扬为扬,故《诗·扬之水》毛曰:扬,激扬也。《广雅》曰:扬,扬也。《佩文》曰:扬,柳也,亦州名。古书州名皆作杨矣。”可见扬州是因当地生长的杨柳树而得名。

青州:顾颉刚先生认为:“青州是《禹贡》九州中最东的一州,五行家说东方色青,所以取名青州。”阴阳五行说产生在战国时代,与《禹贡》的写作时代相同;作为一种刚刚盛行的哲学思想,不可能反映在时代远远早于战国的古代地名上,而《禹贡》中记载着在青州泰山的山谷里有铅矿,铅呈青白色,古称青金,用途又很广,“古时胡粉、丹黄皆化铅为之,可供绘画和涂饰用,今山东安丘县担山、临朐、安丘界白石岭,以及临沂县多有铅矿。”这样看来,与其说青州是由五行家说而得名,不如说是因为当地出产闻名遐迩、用途广泛的青金——铅而得名。

荆州:“荆,楚木也。”段玉裁曰:“林部曰楚,丛木,一名荆。”荆是丛木的名字,荆山也因山上茂盛的荆而得名,荆州同样得名于这种灌木。

豫州:《说文解字注》说:“豫,象之大者。”古豫州的范围大致相当现在河南省的大部与湖北省的北部。在其境内有地名曰豫章。《后汉书·王符传》注称:“豫章即樟木也。”其实豫章原意为豫州的樟木。樟木是常绿乔木,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、四川、贵州、广东、广西、湖北、湖南等地,以台湾为最多。从分布特点上看,樟树生长在温暖、湿润的地方,与大象所需要的气候环境相类似,在云南的大森林中,至今仍生活着大象。这一现象说明了樟树与大象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从古代文献上看,殷虚甲骨文中曾有“获象”的卜辞,《左传》里还有军队利用大象作战的记载:定公四年,吴国军队大败楚军,为逃脱吴军追击,楚“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”。考古学家也在河南发现了大象的遗骸。书面文字资料和考古成果都证明了在遥远的古代,豫州这片土地上的确栖息、繁衍过大象。当然编写《禹贡》时大象可能早就离开豫州南迁,只是当地产象的故事流传下来,并被人们视为当地的标志。

兖州:“九州之渥地也,故以沔名焉。”《说文解字》中只有谷、沔二字,无兖字。段玉裁认为:“古文作谷,小篆作沔,隶变作兖,此同义而古今异形也。”古代兖州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河北省、山东省西部和河南省的东北角,处于黄河与济水之间,地势低,无高山,可证《说文解字》所言可信。《禹贡》中也说兖州地势低洼,曾经大水为患,经过治理之后才免除水害,并得到进一步的开发。“济、河惟兖州;九河既道,雷夏既泽,淮、沮会同。桑土既蚕,是降丘宅土。”

雍州:“雍,渠也。”《禹贡》记载:“荆、岐既旅,终南惇物,至于鸟鼠;原隰底绩,至于猪野。”“厥土惟黄壤;厥田惟上上,厥赋中上。”雍州的土地在九州中是最好的,作为最早的中国农业中心之一,有很好的水利灌溉系统。直到两汉,这块土地上的物产仍十分丰富。《汉书·东方朔

传》说：“其山出玉石、金、银、铁、豫章、檀、柘，异类之物，不可胜原，此百工所取给，万民所仰足也。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，土宜姜芋，水多鳊鱼，贫者得以人给家足，无饥寒之忧。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，其贾亩一金。今规以为苑，绝陂池水泽之利，而取民膏腴之地，上乏国家之用，下夺农桑之业，弃成功，就败事，损耗五谷，是其不可一也。”班固也赞美这块土地说：“下有郑白之沃、衣食之源。提封五万，疆场均分，沟塍刻镂，原隰龙鳞。决渠降雨，荷插成云。五谷垂颖，桑麻铺棊。”雍州水利网之发达可中见其大概。

梁州：“梁州乃战国时秦人语，秦始皇始开巴、濮地置巴郡、蜀郡，秦人栈道四出，通于蜀、汉，梁即桥梁的意思，司马相如所说‘梁孙原’是。”

徐州：徐本是古代诸侯国名，相传是伯夷的后代。周初，徐君偃称王，为周穆王所灭。后复封徐偃王子宗为徐的国君。公元前512年冬，为吴所灭。其故址在今安徽濉县。古代徐州的范围大约相当于现在安徽的宿、泗、砀山、萧诸县，及江苏西北部的铜山、丰、沛诸县，山东南部的兖州、邹、滕等县。古徐国正在徐州境内，其名即得于此。

冀州：春秋时，晋国有邑曰冀，相传周武王之子奭始封于唐，都于冀，故晋又称冀。故址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。冀州之名，即来源于晋国的古城名。

《禹贡》中还有一些专指性不很强的地名：太原，太是大的意思，“高平曰大原”。“永济以上，汾水两岸当中条山、霍山、吕梁山脉间，也是广大的平原，故可称为太原。”

东原：“高平曰原。”

原隰：“隰，阪下湿也。”

岳阳：岳，太岳山，即今山西霍县东30里的霍山。山南曰阳。

衡阳：衡山之南。

华阴：太华山之北。今陕西省犹有华阴县。

东陵：“陵，大阜也。”

三蒹：“蒹，埤增水边土，人所止者。”

在以上17个地名中，有13个来源于自然景观，4个来源于人文景观。由此可见，最早的一批地名，是初民根据最易于识别的山谷河流和动物植物等自然景观起的。他们选择最适于他们生产、生活的土地定居下来，经过长期艰苦的开发，在原先的自然景观之上，建立起一些人文景观，其中一部分人文景观的重要性、标志性超过了当地的自然景观，人们渐渐以这些人文景观作为这些地区的名称。

漫谈《围城》中的比喻

范生军

小说《围城》能如此生动形象地塑造了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“一类人物”，这与它语言表达上的独到之处不无关联。本文就小说《围城》中精彩纷呈的比喻，谈一些粗浅的感受。

（一）一语破的式比喻

文学作品语言要生动形象，要讲究文采，而比喻可以说是最能体现生动形象和讲究文

采的修辞样式。一句精要贴切的比喻，能以一当十，一语道破天机，从而让读者顿然感悟，豁然开朗。《围城》中这种比喻是不乏其例的：“忠厚老实人的恶毒，象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，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。”这比喻，把忠厚老实人的恶毒说到关眼子上，做到要言不繁，给人们“恶毒”的理解是异常深刻